

320

20 世纪军政巨人百传

叱咤风云

——斯大林传

〔俄〕爱德华·拉津斯基 著
金 铨 译



A1002520

时代文艺出版社

译 序

20 世纪，斯大林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他的名字谱在歌曲里，为人们广为传唱；他的名字被授予给工厂、农庄、街道和城市作为最高奖赏；他死时，不仅他统治的全球上那个面积最大的国家是一片悲痛的海洋，而且他的邻邦、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举国追悼。手握大权的他在世界舞台上呼风唤雨，举足轻重。他领导的不仅是一个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强国，还有众多成员组成的社会主义大阵营。顶级政治强人如希特勒、丘吉尔、罗斯福都没有捞过他的便宜。这一切足以证明他是 20 世纪上半叶风云际会、群雄逐鹿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出类拔萃者。

他的权势如日中天，但攫取与巩固权力之路却布满了坎坷血腥。

他没有幸福的童年，酗酒成性的父亲给予他的是贫困、毒打与不负责任以及暴躁、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

20 岁时他自动放弃教会中学的学习，开始投身革命事业，那是 1899 年，20 世纪即将来临。18 年地下革命者生涯使他饱经磨难——他 8 次被捕，7 次逃出流亡地。阴森的监狱、荒凉的西伯利亚曾一次又一次地摧残与发酵着他的青春、他的热情、他的信念、他的意志。

正是那种不屈不挠的意志、高人一筹的算计，使他得到列宁的信任，后来居上，超过老资格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

加米涅夫而在1922年担任党的第一把手，并借助党的力量战胜了挑战者，掌管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1941年6月，不可一世的希特勒向苏联发起大举进攻。苏联红军付出巨大的代价，走向主动，最终打败了希特勒，并把社会主义阵营扩展到东欧。40年代后期，希特勒自尽，罗斯福病故，丘吉尔下野，斯大林傲视群雄，这是他一生的顶峰。

1953年，74岁的斯大林魂归西天。三年后，赫鲁晓夫的一篇秘密报告终于剥开了他耀眼光环下那触目惊心的残酷与血腥。他粗暴推行集体农庄消灭富农的政策；他对政敌从不手软常常株连九族；他大搞肃反扩大化，大批老党员被绑赴刑场；他实施彻底的个人独裁大搞个人崇拜；在他统治下的苏联真可谓冤狱遍地，在这无数的冤魂中就有他年轻而早逝的妻子。

是伟大领袖还是杀人不眨眼的暴君，对斯大林功过如何定位，人们是众说纷纭。显然本书对斯大林是贬多于褒。

作者爱德华·拉津斯基是当今俄罗斯著名的历史学家、剧作家。在这本1996年出版的《斯大林传》一书中，他引用了刚解密的大量原苏联秘密档案材料（主要有十月革命档案、苏共中央党务档案、前克格勃档案），以鲜为人知的史料评述了斯大林错综复杂的一生，并披露了在高压恐怖的氛围中，一幅幅人性被扭曲的悲哀画面。

前 言

这本书我整整思考了一辈子。

我父亲直到临终前还在思考这本书。

我谨以此书献给父亲……

我仿佛看到了遥远的 1953 年 3 月那一天，当时发生了难以置信的情况，对这一情况，此前在我国连想一想都会被看作罪恶——斯大林死了……

我看到了亮得耀眼的 3 月的太阳和不见首尾的长队——人们渴望同他告别。看到了在这群悲痛的人中间有我自己。在这群悲痛得丧失了理智的人中间，我是多么的孤独。因为我对他怀着仇恨。

对斯大林态度的这一转折，发生在我上高年级的日子，从丧失理智的崇拜到同样丧失理智的仇恨，这种仇恨只有在少年时代才会发生，发生在丧失理智的爱之后。

这一转折之所以会发生，是由于我的父亲，由于他关于斯大林阴险的叙述，关于真实的斯大林。

每次谈话结束时，他都说同一句话：

“也许，你以后会写写他的事。”

父亲是个热衷欧洲民主的知识分子。他经常对我引述据说是捷克总统马萨里克说的一段话：“什么叫幸福？这就是你有权走到中心广场上，放开嗓子高喊：‘上天啊，我们的政府多差劲啊！’”父亲出身于一个殷实的犹太家庭。当俄国发生二月

革命，君主制垮台时，他是一个年仅28岁的律师，春风得意。他兴高采烈地欢迎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这是他的革命，他的政府。

但是，寥寥数月的自由很快就结束了，布尔什维克掌了权。

像他这样一个受过极好的教育，能流利地讲英、德、法语的人为什么不到国外去呢？

这很平常，他始终深深地热爱这个伟大而凄苦的俄罗斯……

20年代初，当自由还残存的时候，他编过敖德萨的《暴风雪》杂志，写过几部苏联早期影片的剧本，他的好朋友有当时的名作家——散文家尤里·奥廖沙和理论家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还有大导演爱森斯坦……

父亲辞世后，我在一本书中找到了一封夹在书页中奇迹般地保存下来的爱森斯坦的信，还有大导演画的几幅不太正经但却出色不凡的画，那是他们年轻时代淘气作乐留下的痕迹。

但是，斯大林摧残思想的时代来到了，全国成了一座大监狱。但是，父亲并没有抱怨，他无声无息地生活着，确切地说是生存着，不显山、不露水。

他放弃了编辑工作，开始写剧本，把斯大林最青睐的作家之一——彼得·安德烈耶维奇·帕夫连科的几部长篇小说搬上舞台。

帕夫连科是斯大林亲自亮相的两部著名影片《宣誓》和《攻克柏林》的剧作者。

他写过一部超爱国主义剧本《亚历山大·涅夫斯基》，讲的是13世纪一位打败了德国骑士的俄国统帅，该剧就是由爱森斯坦执导的。

他还写过几部长篇小说。斯大林四次授予帕夫连科最高文

学奖——一等斯大林文学奖。他也多次地见过领袖，曾进入过这位神人左右的神秘小圈子。

帕夫连科的大名救了我父亲的命。尽管我父亲的朋友中有许多人消失在集中营里，我父亲却没人碰。根据当时的逻辑，抓了我父亲，就等于给大名鼎鼎的帕夫连科抹黑。

但父亲心中有数，这种局面随时可能结束。

他等待着，作好了最坏的准备。

尽管过的是这种头顶悬剑的日子，尽管前程已经断送，他却总是微笑。

他喜爱的英雄人物是法朗士关于法国革命的小说《诸神渴了》中的哲学家和怀疑论者希罗托·伊勒兹。法朗士的主人公苦笑着冷眼观望法国革命的恐怖场面，父亲也冷眼观望斯大林统治下俄国的可怕生活。

嘲讽和同情是他的信条……

留在我脑海中的父亲总是嘴边挂着微笑。

父亲死于1969年，当时我就开始创作这本书。

我写书时对斯大林还没有丝毫的仇恨。

我只不过是想理解斯大林。

我写这本书时，周围是我童年时代见过的人的阴影。

我在这本书中也列入了他们关于斯大林的故事。

当初父亲很喜欢对我讲这些故事，结尾永远是：

“或许，你以后会写写他的事。”

目 录

译 序	(1)
前 言	(3)
引 子	(1)
第一部 索索:生与死	
第一章 小天使	(7)
第二章 童年和少年时代之谜	(16)
第三章 索索的结局	(22)
第二部 科巴:生与死	
第一章 科巴之谜	(26)
第二章 新的科巴	(45)
第三章 象棋高手的棋局	(45)
第四章 伟大的乌托邦	(63)
第五章 消灾专家	(75)
第六章 斯大林的诞生	(102)
第三部 斯大林:生与死	
第一章 十月革命领袖的结局:列宁	(114)
第二章 十月革命领袖们的结局	(126)
第三章 被摧折的国家	(143)
第四章 娜杰日达之死——恐惧的 1932 年	(164)
第五章 胜利者的代表大会	(173)
第六章 铲除“让我愤怒的人”	(180)

第七章	“党的宠儿”揭开秘密·····	(190)
第八章	建立新国家·····	(201)
第九章	夜间生活·····	(206)
第十章	看管圣火的人·····	(218)
第十一章	向秘密的伟大梦想前进·····	(223)
第十二章	伟大的梦想·····	(229)
第十三章	战争开始的头几天·····	(241)
第十四章	家庭和战争·····	(257)
第十五章	领袖的构思·····	(270)
第十六章	恐怖气氛卷土重来·····	(277)
第十七章	“末日审判”尚未举行·····	(285)
第十八章	死亡还是暗杀? ·····	(294)
后记	·····	(303)

引 子

他的大名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每天都念着他的大名醒来。他的大名整天挂在播音员的嘴上，鸣响在歌曲中，刊登在所有的报纸里。他的大名被授予工厂、农庄、街道和城市，作为最高奖赏。在那场最惨烈的战争中，战士们高喊着他的名字投入殊死的厮杀。在战时，斯大林格勒流尽了鲜血，损失了全体居民，大地变成了布满弹片的废墟，但是，以他命名的城市，没有向敌人投降。在他安排的政治审判中，受害者临死时高呼斯大林万岁。在集中营里，根据他的旨意驱赶来的千百万人，让江河倒流，在北极圈内建起城市，数以十万计的人死亡，这一切，都是在他的画像下完成的。在广袤的国土上，到处都是他的雕像和塑像。

对我们来说，他是什么人呢？

当年的一位著名经济领导人尤里·鲍里索夫在 60 年代是这么讲的：“一天，斯大林同志召见我。在这之前我没有机会同他说过话。去的时候我在车上像腾云驾雾一样。在回答他的问题时尽量盯住他的双目，眼都不眨一下，一口气说完。谁都知道他的名言：‘眼珠子乱转，就是心里有鬼。’听完了我的回答，他伸出手对我说：‘谢谢，同志。’我一触到他的手，像是挨了电击。我把这只手藏到衣襟里，上了车，径直回家，惊慌失措的妻子问了我好几个问题，我没顾得上回答，走到小儿子的床边，抽出手，摸了摸他的脑袋。让他也接触到斯大林的体

温。”

温斯顿·丘吉尔回忆他的时候写道：“斯大林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当他走进大厅，出席雅尔塔会议时，大家就像听了口令一样，全都站了起来。而且奇怪的是，大家都两手贴裤缝立正。”有一天，丘吉尔打定主意不起立。斯大林一进门，丘吉尔就像被一股超自然的力量拉了一下，还是站起来了。

战时，罗斯福总统对斯大林很亲切，称他为“乔大叔”。

但是1953年3月1日，斯大林中风后躺在地上，就在他自己的帝国首都，他在一个空房间里孤立无助地躺了好几个小时，身下遗了一滩尿，虽说他受到无限的崇拜，成了活佛。

有人说他是迫害狂，有人说他是恶魔，也有人说他是平庸无奇的暴徒。

但是，他的个性、他的行为动机，正如他在阳光灿烂的3月的死亡一样，依然是个谜。

秘 密

他已经把自己的生活和我国的全部生活推入到一片看不透的昏暗中。他不停地消灭战友，随即把他们在历史上的踪迹抹得干干净净。在他的亲自领导下，对历史档案不断进行无情的清洗。凡是同政权沾点边的，都被他弄得极其神秘。他把档案变成坚不可摧的堡垒。

即使今天，当你有机会接触这些原先的绝密文件时，你又会碰到……摸不透的秘密！

他连这都事先想到了。

请看总统档案中保存的政治局会议绝密纪要的几段摘录：

1920年：“政治局有关极其重要问题的决定不写入正式纪要。”

1923年：“重申政治局以往的决定：除了决议外，任何内容均不得写入政治局纪要。”

1924年：“党中央书记处职员的工作，应被看作是党的秘密工作。”

1927年：采取“最大限度地保守秘密”的举措。

这种全面保密的制度并不是他想出来的。这是谜一般的“带剑骑士团”（共产党领袖斯大林对共产党的称呼）的传统。

斯大林只不过把这一传统绝对化了。

总统档案

当我还在历史档案学院学习时，我就知道有这套绝密档案。我们的教师把它同梵蒂冈的档案相比，因为两者都隐藏着无穷的秘密。

这是苏共执政时存在的档案。

它存放于一个特别保密的单位。

这就是苏共至高无上的圣物——中央党务档案馆。早早对历史学家来说，这是一个禁区。在这个档案馆特制的又厚又重的大门里，在一个个钢制保险箱里，曾保存着苏共的历史——一群在1917年夺取了世界1/6陆地的地下革命家的历史。“绝密”是这个档案馆文件上最常见的印记。

如今，在苏共崩溃之后，党务档案馆羞滴滴改了名，叫做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

当然，还有中央国立十月革命档案馆的原秘密文件。苏联解体后，这个档案馆改名为“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不过，在本书中我还是叫它“十月革命档案馆”，因为这样才名符其实。那里有十月革命的文件和被处决的斯大林的战友们——一些知名布尔什维克的文件，那里保存着“斯大林的特别案卷”——写给领袖的秘密报告。

这就是我从中了解斯大林的三套主要档案。这是神秘的斯大林，隐藏了半世纪的斯大林。

我在本书中还利用了一套至今为止仍不公开的档案。那就是前克格勃档案。那儿有世界上最大的“血库”——被枪毙的人的案卷。几十万个案卷。多亏了某些“第三者”的帮助，我才得以了解这套档案中我感兴趣的某些文件。

顺便说一句，在改革开始后，这个档案馆自己也开始慷慨地向外公布文件……

但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一位前克格勃官员说过的话：“记住：有时候这不过是克格勃玩的把戏——杜撰并公布。”

可以说得更简单点：“当心给你送礼的人。”前克格勃官员的回忆录尤其如此。斯大林的间谍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将军的回忆录，就是其中的典型。回忆录的名称很妙——《特殊任务》。所谓特殊任务就是让敌人追踪假迹而上当，败坏西方偶像的声誉，掩盖真特务，暴露假特务。他虽然已经一只脚踏进棺材，但还在继续战斗。莫非这些人的最后一项“特殊任务”就是在临死前散布假消息？

我感激那些自愿帮助我的人，那个消失了的、名叫苏联的帝国的居民。

又一个谜：找不到生日

“斯大林（朱加什维利），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生于1879年12月21日（旧历12月9日）”。

你可以在世界上许多百科全书上找到他的这个出生日期。

我坐在中央党务档案馆里，面前放着一份哥里市圣母升天教堂出生登记册关于约瑟夫·朱加什维利出生情况的记录照相复制件。

“1878年。生于12月6日，受洗于17日，双亲为家住哥

里市的农民维萨里昂·伊万诺维奇·朱加什维里及其妻子叶卡捷琳娜·格奥尔基耶夫娜。教父是家住哥里市的农民齐希塔特里什维利。”

这么说，他的生日比全国隆重庆祝的官方宣布的生日早了整整一年零三天？我们这么多年庆祝的是假生日？

但这决不是失误。这份档案里还有小约瑟夫·朱加什维利从哥里教会学校毕业的证书，也是这么写的：“生于 1878 年 12 月 6 日。”另外，还保存着他本人 1920 年填的表格，他在上面亲笔写着：1878 年！

是的，官方宣布的他的出生日期是虚假的！但是，何时作的假？出于什么目的？

对第一个问题很容易回答：虚构的出生日期是在官方吹捧斯大林之后立即出现的。

1922 年 4 月份，列宁使他成了总书记——党首。就在同年 12 月份，斯大林的秘书替他填了一份新的履历表，表上改了他的出生年份，变成 1879 年。新的出生日期为 12 月 21 日。从此之后，我们的主人公就避免自己填表，由秘书代劳。他们亲手填上虚构的日期。他本人同以往任何情况下一样，与此无关。虚构的出生日期成了正式的出生日期。出于什么用意？

第一部 索索：生与死

第一章 小天使

索索的城市

那是1878年，格鲁吉亚的一座小城哥里静静地躺在远山环抱之中。约瑟夫·朱加什维利就诞生在那座城市。

索索是格鲁吉亚语中母亲对儿子的昵称。

后来，斯大林喜爱的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上世纪末在高加索漫游时，是这样描写的：“哥里是库拉河口的小城，跟一座像样的村庄差不多大。中间有一座高高的小山，山上是城堡。有一种独特的壮丽情调：烈日当空，库拉河流水奔腾，不远处是山峦，山中是一座座小屋构成的城市，远处是高加索山脉，终年积雪……”

这就是本书主人公降世的布景。但是，一堆堆怪石嶙峋的废墟给这幅田园诗般的风景画涂上了特殊的色调。当初统治这块土地的格鲁吉亚封建主城堡的残垣断壁，从陡峭的山崖上逼视哥里。当初，封建主们从这里开始了同格鲁吉亚历代国王的血腥争战。

一条长长的中心街道把哥里市分成两半。当初，沙皇尼古拉一世巡视哥里之后，这条街就被叫做“帝王街”了。当然，后来又成了“斯大林街”。

小店铺和一座座两层小楼被绿树掩映。这里是城市的低平

地区，由富人居住。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犹太商人从哥里贩货到各地经商。在一排排脏黑的货摊上，无数的小铺里，出售从火柴到珠宝等各种商品。裁缝就在街上揽活，衣服尺寸是这样量的：裁缝在地上铺好草木灰，顾客仰面躺在灰上，裁缝骑坐在顾客身上，把他的身形压在灰上。剃头匠在这里理发洗头，拔牙。有个疯子常到市场来，后面跟着一大群顽童，拿疯人寻开心。

摘自戈格利泽的信：“小索索常到市场来，那儿有个做生意的犹太商人把衣服包给索索的母亲洗。索索从来不拿疯子开心，而是保护他。犹太商人心地善良，怜悯疯人，为此常给索索赏钱。索索总是把钱分给我们买糖吃。虽说索索家很穷，但他从不看重金钱。”

家 庭

鞋匠维萨里昂（别索）·朱加什维利居住的该城山坡地区，是另一种生活。他的小屋就在这里，是婚后搬进去的。妻子叶卡捷琳娜（凯凯）·格奥尔基耶夫娜·格拉泽出生于一个农奴家庭。父亲早死，但是母亲靠微薄的收入还是让凯凯读了书。她遇见别索·朱加什维利的时候，还未满16岁。领袖未来的父亲是个鞋匠。他是不久前来到哥里的，老家在一个叫季季—利洛的小村，他就出生在那儿。

危险的曾祖父

这一家子在季季—利洛可有点名气。别索的祖上早先住在利亚赫维斯山谷。他们跟格拉泽一家一样，也是农奴，隶属于好战的封建主——阿萨季阿尼公爵。索索的曾祖父，扎扎·朱加什维利参加过流血的农奴暴动，被抓住，毒打后关进监牢。从那儿逃亡，又暴动，再被抓，又逃走，逃走后他就来到离第

比利斯不远的季季—利洛村，娶了妻，总算安定了下来。

老造反的儿子瓦诺则没有参加过任何暴动，平平安安地过了一辈子。他留下两个儿子——别索和格奥尔基。祖父的血性子又在孙辈复活了。脾气暴躁的格奥尔基在酒后斗殴时被人杀死，别索既能打架又常酗酒，离开了平静的家乡，到第比利斯去了。他没多大文化，就在第比利斯当了鞋匠，在一家叫阿杰利汉诺夫的大皮革厂干活。该厂为高加索的军队供应靴子。

因此，斯大林毕生只穿靴子，并不是无缘无故的。

一次，别索到哥里访友。他的朋友也是鞋匠，哥里有 92 个鞋匠，制鞋是该城最大的手工业。他遇见了 16 岁的凯凯。格鲁吉亚人早熟，16 岁早就是大姑娘了。是不是她爱上了别索？对这些成天为吃顿饱饭而奔忙的赤贫者来说，理智就叫爱情。她没有嫁妆，而他是个鞋匠，也就是说，不愁没饭吃。这样的结合很合情理。

1874 年婚姻登记册是这样写的：“哥里临时居民、农民维萨里昂·伊万诺维奇·朱加什维利，东正教徒，初婚，24 岁；新娘为住哥里市的已故农民格拉泽·格拉泽之女叶卡捷琳娜，东正教徒，初婚，16 岁，于 5 月 17 日成婚。”

这样，别索·朱加什维利成了哥里市民。格鲁吉亚的婚礼要庆祝很长时间。一连好几天，客人们喝酒说笑，乐师吹杜杜克管。所以，她在婚礼上对自己的配偶就有了相当多的了解。格鲁吉亚人喝酒时兴高采烈，没完没了地祝酒。别索喝得很凶，阴沉沉地不吭声，他很快就醉了。这样，他就不会像别人一样说笑，而是寻衅斗殴，这人身上天生有一股无名孽火。他皮肤黑黑的，中等个头儿，瘦削，额头低平，留胡须。科巴很像他。凯凯长得秀气，白皮肤，有点雀斑，虔信宗教，识字，喜欢音乐。

夫妇俩差别很大。